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3~20

2013年4月16日

三習一弊疏

(清)左都御史 孫嘉淦¹

臣一介庸愚，學識淺陋，荷蒙風紀重任，日夜悚惶，思竭愚夫之千慮，仰贊高深於萬一。而數月以來，捧讀上諭，仁心仁政，愷切周詳，凡臣民之心所欲言者，皆已行之矣。事無可言。所欲言者，皇上之心而已。我皇上之心，仁孝誠敬，加以明恕，豈復尚有可議？而臣猶欲有言者，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，而有所慮焉，故過計而欲預防之也。今夫治亂之循環，如陰陽之運行，坤陰極盛而陽生，乾陽極盛而陰始。事當極盛之際，必有陰伏之機。其機藏於至微，人不能覺，而及其既著，遂積重

¹ 孫嘉淦：〈三習一弊疏〉，賀長齡等編：《皇朝經世文編》第一冊，卷九。清代名宦孫嘉淦，山西太原府興縣人，其父孫天繡“以俠義聞鄉里”。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中進士，歷經起伏斷續之從仕生涯，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因病而死。乾隆皇帝曾歎：“朝中少一正臣也。”

而不可返。此其間有三習焉，不可不慎戒也。主德清，則臣心服而頌；仁政行，則民身受而感。出一言而盈廷稱聖，發一令而四海謳歌，在臣民原非獻諛，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。耳與譽化，匪譽則逆，故始而匡拂者拒，繼而木訥者厭，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。是謂耳習於所聞，則喜諛而惡直。上愈智則下愈愚，上愈能則下愈畏，趨蹌諂脅，顧盼而皆然，免冠叩首，應聲而即是。在臣工以為盡禮，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。目與媚化，匪媚則觸，故始而倨野者斥，繼而嚴憚者疏，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。是謂目習於所見，則喜柔而惡剛。敬求天下之士，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，則高己而卑人。慎辦天下之務，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，則雄才而易事。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，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。於是乎意之所欲，信以為不踰；令之所發，概期於必行矣。是謂心習於所是，則喜從而惡違。三習既成，乃生一弊。何謂一弊？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。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，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？雖叔季之主，臨政願治，孰不思用君子？且自智之君，各賢其臣，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？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，無他，用才而不用德故也。德之君子之所獨，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，而且勝焉。語言奏對，君子訥而小人佞諛，則與耳習投矣。奔走周旋，君子拙而小人便辟，則與目習投矣。即課事考勞，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，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，則與心習又投矣。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，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，審聽之而其言入耳，諦觀之而其貌悅目，曆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。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，君子不逐而自離。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，其患豈可勝言哉。而揆厥所由，皆三習為之蔽焉。治亂之機，千古一轍，可考而知也。我皇上聖明首出，無微不照，登庸者碩，賢才彙升，豈惟並無此弊，亦並未有此習。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

之，設其習既成，則有知之而不敢言，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。今欲預除三習，永杜一弊，不在乎外，惟在乎心，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。語曰：“人非聖人，孰能無過？”此淺言也。夫聖人豈無過哉？惟聖人而後能知過，惟聖人而後能改過。孔子曰：“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”大過且有，小過可知也。聖人在下，過在一身；聖人在上，過在一世。書曰：“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”是也。文王之民無凍餒，而猶視以為如傷，惟文王知其傷也；文王之易貫天人，而猶望道而未見，惟文王知其未見也。賢人之過，賢人知之，庸人知之；聖人之過，聖人知之，賢人不知。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，難已。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。危微之辨精，而後知執中難允；懷保之願宏，而後知民隱難周。謹幾存誠，返之已而真知其不足；老安少懷，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。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。不敢自是之意，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，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，愛我良深，而諛悅為容者，愚己而陷之阱也。耳目之習除，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，一見而若澆；取捨之極定，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，無緣以相投。夫而後治臻於郅隆，化成於久道也。不然，而自是之根不拔，則雖斂心為慎，慎之久而覽其無過，則謂可以少寬，勵志為勤，勤之久而覺其有功，則謂可以稍慰。夫賢良輔弼，海宇昇平，人君之心稍慰，而欲少自寬，似亦無害於天下。而不知此念一轉，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，而便辟善柔便佞者，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。久而習焉，忽不自知而為其所中，則黑白可以轉色，而東西可以易位。所謂機伏於至微，而勢成於不可返者，此之謂也。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？書曰：“滿招損，謙受益。”又曰：“德日新，萬邦惟懷；志自滿，九族乃離。”大學言：“見賢而不能舉，見不賢而不能退”。至於好惡拂人之性，而推所由失，皆因於驕泰。滿與

驕泰者，自是之謂也。由此觀之，治亂之機，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，進退之機，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。能知非，則心不期敬而自敬，不見過，則心不期肆而自肆。敬者，君子之招而治之本；肆者，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。然則沿流溯源，約言蔽義，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，常存不敢自是之心，而天德王道，舉不外於此矣。語曰：“狂夫之言，而聖人擇焉。”臣幸生聖世，昌言不諱，故敢竭其狂瞽，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，則天下幸甚！